

# 先秦「矣」的功能及其分化\*

劉承慧

國立清華大學

「矣」是先秦很重要的句末助詞。以往學者認為它表示「語氣」(mood)，Pulleyblank (1994) 認為它是「體態」(aspect) 標記。本文認為「矣」兼有這兩方面的功能，它的多功能表現是源自語義引申，可能涉及的引申機制包括 Sweetser (1990) 所說「語義結構的隱喻」(metaphor of semantic structure) 和 Traugott (1989) 提出的「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Lyons (1995) 主張體態和語氣都賦有「言說主觀性」(subjectivity of utterance)，這可以和「矣」兼容兩種功能的事實相互印證。

關鍵詞：句末助詞「矣」，體態，語氣，言說主觀性，先秦漢語

## 1. 緒論

本文旨在分析先秦「矣」的功能種類，假設功能分化路徑，並為它的功能分化提出一個初步的闡釋。

句末助詞「矣」常被稱為「語氣詞」，《馬氏文通》認為它的作用是「助敘說之辭氣」。不過，蒲立本 (Pulleyblank 1994) 指出「矣」表示「已然」，就應涉及「體態」(aspect) 問題。<sup>1</sup> 他主張「矣」是「既成體」(PERFECT aspect) 標記。<sup>2</sup>

呂叔湘 (1956) 認為「變化」、「時間性」是「矣」的區別特徵。「矣」係指參照時間之前謂語所述事件已然發生。若參照時間是現在，謂語所述事件是過去發生的；參照時間也可能在未來，那麼謂語表述的事件就還沒有發生。呂叔湘說「矣」表示已然或將然之事，總之是「變動性的事實」；變化結果涉及變動性，

---

\* 本文為 94 年度國科會計畫 (NSC 94-2411-H-007-016) 研究成果。本文使用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古漢語語料庫」檢索語料。

<sup>1</sup> 蒲立本 (1995) 將 “aspect” 譯為「體態」。本文沿用此一譯名。

<sup>2</sup> 本文以大寫字母表示功能範疇，“PERFECT”和“PERFECTIVE”屬於不同的兩種範疇，後者通常被譯為「完成」，本文將前者譯為「既成」，以利區隔。餘見第 3 節說明。

所以假設句的結果分句可以由「矣」收句，《孟子·梁惠王上》「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就屬於這類案例。

先秦文獻大多數的「矣」字句都可以從「變化」、「結果」得到解說，但有些顯然是困難的。例如《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有一段記載楚國令尹子木和聲子的談話，聲子歷歷指證楚國投效晉國的人才如何幫助晉國戰勝楚國，而子木以「是皆然矣」表達他對聲子說法的贊同。這是一個孤立的句子，代詞「是」指代聲子所說的一切，「皆然」既非由特定條件推導的結果，也跟變動性事實無關，卻仍由「矣」收句。

那什麼是「矣」的作用？我們從楊伯峻、何樂士 (1992:850-852) 整理出以下八項功能：

- |                               |                  |
|-------------------------------|------------------|
| 1. 表示已然或將然；                   | 2. 表示延續了多長時間；    |
| 3. 表示預料內外的狀況或改變； <sup>3</sup> | 4. 表示對於結果的推斷或預測； |
| 5. 表示新情況；                     | 6. 表示性狀的敘述；      |
| 7. 表示肯定語氣；                    | 8. 表示停頓並引出下文。    |

其中有些看起來關係相當密切，例如第 1-2 項都和時間有關；有些似乎相去很遠，例如第 8 項和其他項目之間的距離。要是能夠清楚指出它們的相關性以及分析上的適切性，必將能深化對先秦「矣」的認識。

我們假設「矣」最初註記「既成」，也就是「現在狀態是過去事件所導致的後續狀態」。這是著眼於「矣」的各種功能之中，就屬「既成」和現實世界 (real world) 聯繫最深，其餘都可以視為引申產物。

其餘主要是「因果」和「感知與評價」。這些功能看起來沒有聯繫，事實上都涵納言說者觀點。當言說者表明現在狀態是過去事件的後續狀態，「現在」即是以他所在時間位置（言說當下）為參照基準；當他預測某種變化或結果時，就涉及個人判斷。後者的主觀性高於前者，而「感知與評價」主觀性最高。主觀性由隱而顯，是先秦「矣」虛化的脈絡。

本文第 2 節先行舉出先秦「矣」的三種功能之例，第 3-5 節分別就三種功能提出較細緻的解說，第 6 節為「矣」的功能分化路徑提出假設，第 7 節闡釋功能分化的機制。

<sup>3</sup> 第 3 項是楊伯峻、何樂士 (1992:850) 說的「有時『矣』所在句末表示某種預料之中或預料之外的情況，或先不如此而後來如此的情況」。本文最後一節將會針對第 3 項及第 8 項功能提出較詳細的討論。

本文舉證以《左傳》爲主。這是基於語言同一性及文體多樣性的雙重考慮。首先，《左傳》代表東周標準語（雅言），縱使夾有地域方言，整體表現不致違反雅言的慣例。其次，《左傳》兼具記言和記事兩種文體，我們可以由兩種文體的語言表現來推察形式跟使用條件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矣」這種和使用情境高度結合的功能詞，文體是很重要的分析依據。

本文以同代 (synchronic) 語料從事歷時 (diachronic) 演變研究。這種作法不及從歷時證據入手可靠，但在欠缺歷時證據的情況下，仍是可行之道。第 8 節扼要說明「矣」的後續發展，以驗證本文的分析。

## 2. 「矣」的功能種類

先秦「矣」字句涉及時間、變化、結果、推論等概念，也用於註記言說者對事物的評價。

首先看時間之例。「矣」聯繫著「參照時間」和「事況發生時間」。參照時間最常見的是言說當下的「現在」，另外一個常見的參照基準，是預想中的「未來」時間。試看：

- (1) 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 (2) 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宣公四年）

例 (1) 「吾殺之矣」的參照時間即姜氏說話的當時，姜氏殺蠶妾滅口的事件在此之前已經發生。例 (2) 「必滅若敖氏矣」涉及預想中的時間，子文認爲屆時若敖氏將如他所預言，遭到滅亡的命運。若套用呂叔湘的話，例 (1)-(2) 中「矣」分別表示已然或將然的「變動性事實」。

其次看「結果」之例：

- (3) 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例 (3) 「其過鮮矣」並沒有時間上的參照。呂叔湘指出，假設句的結果分句表示「變化結果」，因此可以用「矣」來收句。事實上，不僅是假設句，只要是

表達因果事理關係的複句，收尾的分句隱含「結果」意味的，都可以用「矣」來註記。<sup>4</sup>「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是推論句，「其過鮮矣」表示「行無越思」限定下的推論結果，因此用「矣」。

從「時間」衍生出「因果」是隱喻的一般趨勢，「矣」註記「時間」和「結果」可謂系出同源。然而先秦文獻裡還有些用例沒有辦法從「時間」或「結果」得到適切的解釋，如例 (4)-(6) 所示：

- (4)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 (5) 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昭公二十六年）
- (6) 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昭公元年）

例 (4) 子玉要求以「釋宋」交換「復衛」、「封曹」是無禮，因此賦予晉國發動攻擊的正當性，子犯認為這樣的好時機應予把握。「不可失矣」是出於子犯個人的推論。例 (5) 是公孫朝請膺任事，爲了取信，建議季平子收納人質，季平子拒絕，說「信女，足矣」。「足矣」是季平子的評斷。例 (6) 「子皙信美矣」意思是「子皙真的很好看」，是高度主觀的評價之辭。

例 (1)-(6) 顯示，「矣」需要從三方面加以討論。首先，在事況方面，它表示與「時間」相關的概念。其次，在事理方面，它表示「因果」相關的概念，包括推論在內。第三方面涉及「感知與評價」。

我們假設這三方面的衍生關係是從「時間」到「因果/推論」再到「感知與評價」。蒲立本所說的「既成」牽涉到時間方面，過去研究所謂「語氣」則涉及其他兩方面。問題是爲什麼「既成」和「語氣」竟會採取同一種標記？

<sup>4</sup>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第 15.74 小節有這樣一段話：「這就是因爲因果句表事理之固然，是靜性的句子；條件句示變化之結果，是動性的句子」。其中所謂的「因果句」，根據第 15.64 小節舉例，應是指說明原因的句子，如「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後分句「不爲也，非不能也」說明前分句所述「王之不王」的原因。這種句子即是邢福義 (2001) 所謂「由果溯因」句，而本文把這種句子排除在因果句之外。我們認為這種句子成立的條件並非因果事理，而是「話題－陳述」關係。本文「因果句」只限於「前因後果」的複句。按照「前因後果」順序排列的因果句，和「由果溯因」之類，恰形成「也」、「矣」的對立：結果分句在後的因果句原則上由「矣」收尾，說明性謂語構成的主謂關係通常都由「也」收尾。「也」、「矣」之辨是探索先秦語氣系統的重要問題，其中牽涉複雜，我們將於另文闡述。

Lyons (1995) 指出「體態」(aspect)、「時態」(tense)、「語氣與情態」(mood and modality) 都牽涉「言說主觀性」(subjectivity of utterance)。<sup>5</sup>「矣」涵攝的功能都反映言說觀點：體態是如此，語氣也是如此。

Lyons (1977) 主張「語氣」應由「語內表達作用」(illocutionary force) 來詮釋。<sup>6</sup>語內表達作用同時取決於「規約功能」(conventionalized function) 和「語境」(context)。本文囿於論旨，把重心放在「矣」的規約功能上。語境的影響只在必要時才提出討論。

### 3. 「時間」用例分析

蒲立本 (Pulleyblank 1994) 指出「矣」註記「既成」(PERFECT)，也就是表示「狀態變化」(change of state)。把「矣」分析作「既成」的標記，我們認為很有道理，不過「狀態變化」之說似乎窄化了「矣」的功能。又現代漢語的體態研究也經常以「狀態變化」解說「完成體」(PERFECTIVE aspect)，因此有必要針對「矣」所表示的「狀態變化」提出較深入的辨析。

究竟「完成」和「既成」如何區分？根據 Comrie (1976)，兩者攸關不同的語義概念。「完成體」或「非完成體」(IMPERFECTIVE aspect) 著眼於事況內部時間構造的分辨：<sup>7</sup>前者意味從外部把事件當作有始有終的整體，後者則意味從內部解構事件，把它當作持續進行的歷程。「既成」不問事件的時間構造，而是表示某種狀態和它的前行事件或事況的關聯性。<sup>8</sup>

換句話說，「完成體」只聚焦於事件或事況本身，並不考慮它們所在的時間位置；「既成」涉及兩個時間點，一是言說者觀照由特定事件或事況導致之後續狀態的時間點 A，二是該事件或事況發生的時間點 B。<sup>9</sup>Comrie 以英語 “I have eaten” 為例，說明「既成」涉及「現在」(A) 和「過去」(B)：現在的「已吃」狀

<sup>5</sup> 請參見 Lyons (1995) 第 10 章。

<sup>6</sup> 我們認為「矣」的語內表達作用是「評斷」(estimate)——言說者根據特定跡象或徵兆作出的論斷或評價，都可以由「矣」註記。這個主張和過去研究不盡相同，我們將於另文討論。

<sup>7</sup> Comrie 認為 aspect 意指「事況內部時間構造的對待方式」(原文為 “...aspects are different ways of viewing the internal temporal constituency of a situation”)，參見 Comrie (1976:3)。

<sup>8</sup> 原文為 “The perfect is rather different from these aspects, since it tells us nothing about the situation in itself, but rather relates some state to a preceding situation”，參見 Comrie (1976:52)。

<sup>9</sup> 原文為 “One way in which the perfect differs from the other aspects that we have examined is that it expresses a relation between two time-points, on the one hand the time of the state resulting from a prior situation, and on the other the time of that prior situation”，參見 Comrie (1976:52)。

態是前行事件「吃」的後續狀態。

試觀察例 (7)-(10)：

- (7) 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左傳·僖公十五年）
- (8)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昭公三年）
- (9) 瑕叔盈又以蜚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隱公十一年）
- (10) 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僖公九年）

以上四例屬於不同的事件類型。例 (7)「寇深矣」的「深」表示致使事件的結果狀態，例 (8)「又喪子雅矣」的「喪」表示自然發生的狀態，都涉及「狀態改變」。例 (9)「君登矣」的「登」或者表示位移活動，或者表示結果；結果義涉及「狀態改變」，活動義涉及「新事況發生」。例 (10)「吾與先君言矣」的「言」表示言談行為，涉及「新事況」。

如果說「狀態改變」是隱含舊狀態進入新狀態的交界點，那麼「新事況」就隱含事件發生的起點。兩者的時間特徵不同，而它們相較於「完成體」同時涵納起點與終點，也有區別。<sup>10</sup>

例 (7)-(10) 中「矣」和動詞性質所決定的事件類型搭配，形成動態特徵上的出入，不過這些用例仍可取得一個整合的解說，那就是「矣」註記「現在狀態和過去事件的關聯性」，這些由「矣」收尾的句子都表示「現在狀態係前行事件之後續狀態」。「後續狀態」經常是一般認識下的「結果狀態」。如例 (7)「寇深矣」和例 (8)「又喪子雅矣」，謂語所述都是結果狀態。另一方面，例 (10)「吾與先君言矣」的後續狀態，不是「言」的結果，是「曾言」或「已言」的狀態。

蒲立本 (Pulleyblank 1994) 援引「矣」跟狀語「既」或「已」共現的事實來佐證「狀態變化」是「矣」的功能。他指出，古代狀語「既」、「已」的功能近於現代漢語動後「了」，<sup>11</sup> 而「矣」經常與它們共現，如例 (11)-(14) 所示：

- (11) 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sup>10</sup> 新事況未必都不含終點，但終點並非必要特徵。

<sup>11</sup> 先秦「既」、「已」起初都是動詞，「既」意為「盡」，「已」意為「止」。戰國「既」的動詞性已大為削弱，充當謂語中心語的用例並不多見，虛化程度高於「已」。先秦「既」、「已」分析請參見劉承慧 (1999:577-579)。

- (12) 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定公十四年）
- (13)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文公七年）
- (14)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哀公十五年）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矣」也跟表示「經驗」的「嘗」共現，如例(15)-(16)所示。「嘗」所代表的經驗義，有別於「已」、「既」所代表的完成義；兩種狀語都和「矣」搭配，可見「矣」和兩種意義都是相容的。

- (15) 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左傳·哀公十一年）
- (16) 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定公九年）

Comrie (1976:56-61) 提出四種「既成」類型，就包括表示「結果」(perfect of result) 和「經驗」(experiential perfect) 兩種。此外，表示「持續事況」(perfect of persistent situation) 也在「矣」的功能範圍內：

- (17) 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 (18) 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昭公元年）
- (19)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昭公三十二年）

例(17)「三世」、「四公」表述「政在季氏」、「魯君喪政」的持續時間，「矣」是「持續事況」的標記。例(18)「於今七年矣」的介詞組「於今」顯示言說者以現在為參照基準。例(19)「為日久矣」不像「三世」、「七年」那樣指明持續時間的長度，但「持續」義是確切的，「矣」仍是「持續事況」標記。

通常「矣」都以言說當下的現在為參照時間，但也有以過去或未來為參照的用例。先看以過去時間為參照之例：

- (20)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這是魯僖公二十八年的記載。晉文公是僖公二十四年回到晉國即位的，從他

出奔到回國，正好十九年。<sup>12</sup> 亦即「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是以晉文公回國為參照時間，比楚王發言的時間早了四年。這很顯然是註記「過去既成」(perfect in the past) 之例。

註記「過去既成」的用例，《左傳》對話裡只是偶見，多半都出現在記事的段落中：

- (21)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 (22) 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宣公二年)
- (23) 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闢矣。(昭公二十一年)

把句中成分按照所述事件發生時間順序排列，是記事文本的行文常態。如遇有複雜的敘述文脈，或有 Givón (1984:282-283) 所說「脫序」(out-of-sequence) 成分，<sup>13</sup> 可用「矣」註記相對的時間關係。

例(21)中參照基準是鄭穆公使者「視客館」的時間，而「束載、厲兵、秣馬」更早就發生了，因此用「矣」註記。例(22)「往」的行為者是奉晉靈公之命去刺殺趙宣子的「鉏臬」，他一早前往趙宣子寓所，宣子室門已經敞開，穿戴整齊準備上朝；「寢門闢矣」、「盛服將朝」都是以「往」為參照，「寢門闢」早於參照時間，因此用「矣」。例(23)敘述華豹和公子城對峙的場面，參照時間是公子城被華豹激怒而返回戰場的時刻，當他正準備把箭搭在弓上，華豹已經把弓拉開了，因此用「矣」註記。

再看「未來既成」(perfect in the future) 之例：

- (24) 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左傳·成公十年)

<sup>12</sup> 楊伯峻(1981)指出，晉文公在魯僖公五年出奔，僖公二十四年返國，總共十九年。

<sup>13</sup> 這裡轉錄 Givón (1984:282) 的說法：“The most iconic, natural way of coding, in narrative, a sequence of events that are *thematically coherent* as sub-parts of a single episode (‘paragraph’), is by presenting the events — each coded by a clause — in the *time-sequence* in which they originally occurred. When this is indeed the presentation strategy pursued in discourse, the perfect aspect — which is the marked case — is *not* used. However, when an event in the chain occurs earlier in actual time, but is reported *later* in the clause-chain of discourse — later than another event that actually followed in real time, then that **out-of-sequence** event is coded by the perfect (‘anterior’)”，其中斜體字和粗體字完全按照原文。先秦既成標記「矣」在敘述文中註記脫序成分的情況，和 Givón 所說一致；不過按照正序排列的情況有時候也用「矣」，則是不同之處。



例 (24) 「不食新矣」是對晉侯命不久長的預言，「新」意指「新麥」，「不食新矣」相當於「吃不到新麥了」；「矣」參照時間是未來，它的功用是註記「未來既成」。「未來既成」在當下還沒有實現，因此幾乎都有預言或預斷的意味。表示未來既成的「矣」也因此經常跟表示「必然性」的狀語「必」或表示「將然」的狀語「將」共現：

(25) 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26)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同上）

例 (7)-(26) 中「矣」都跟註記「時間」有關。三種參照時間，以「現在」最爲普遍。我們假設「矣」起源於言說者對於自身所在的時間位置的認知。它似乎跟「言說者對自身所在的空間認知」有某種密切關係，雖然從先秦文獻裡找不出直接的證明；不過 Comrie (1976) 提到塞爾特語 (Celtic) 的「既成」由字面上相當於「在～之後」的方式表示，或許可以視爲一種間接的支持。我們要從空間關係設想，是因爲「矣」的功能非常的抽象，如果不是有空間認知相類比，實在難以想像「矣」是如何創生的。

在「矣」的各種功能之中，「時間」跟現實世界的淵源最深。「現在」、「過去」都屬於現實世界，但「現在」比「過去」更真實。證諸語言事實，《左傳》過去既成的用例，遠不及現在既成多。過去既成之例大都出現在記事而非對話，文體限定也暗示它並非「矣」最初的功能。

#### 4. 「因果」用例分析

未來既成也涉及時間概念，但未來既成是否源自既成的參照時間從現在游移到未來，還有討論的必要。畢竟「現在」、「過去」同屬於現實世界，「未來」只不過存於預想之中。

回到例 (2) 子文的話：「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必滅若敖氏矣」是「未來結果」的推斷。呂叔湘認爲「矣」表示「變化結果」，因此也適用於假設句結果分句。準此，「因果」軸線上的語義游移也可能使參照時間延伸到未來。

那麼「時間」、「結果」的關聯性又是如何？試看 Comrie (1976:106) 所舉塞爾特語「既成」之例：

*yr ydwyf i wedi ysgrifennu'r llythyr*

“I have written the letter”

Comrie 指出，這個句子字面上的意思是 “I am after writing the letter”，也就是「我位在寫信之後」。第 3 節末尾假設「矣」是源自言說者對於己身所在時間位置的認知。塞爾特語的「既成」表示法提供一條有意思的線索，即「現在狀態」位在「過去事件或事況」之後。時間順序往往同時隱含著因果關聯性。

也就是說，「矣」表示「結果」的功能很可能是從表示「時間」的功能衍生出來的。<sup>14</sup> 假設演變路徑為「現在狀態」到「現在結果」到「未來結果」。由此而論，「現在結果」是關鍵的過渡階段，而兼具「時間」、「因果」特徵的「現實因果」複句應是過渡的證據。這類用例如下所示：

- (27) 宋公斨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左傳·莊公十一年）
- (28)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莊公十四年）
- (29)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僖公三十三年）
- (30) 召之而問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襄公三十年）

例 (27)「吾弗敬子矣」作為「今子，魯囚也」的後續成分，既表示「現在狀態」，也表示「現在結果」。例 (28)「既伏其罪矣」既表示「傅瑕貳」的後續狀態，也表示「周之常刑」的結果狀態。例 (29) 中「夫人請之」和「吾舍之矣」隱含「時間」、「因果」雙重聯繫，「矣」兼有兩種作用。

例 (30)「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表述原因，「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表述結果，其中「使」是因果標記。「使」提高因果聯繫的顯著性，相對減損了

<sup>14</sup> 有些學者認為，現代英語「have+過去分詞」的既成式源自結果狀態表示法，演變的路徑是 Resultative > PERFECT。這跟本文假設「矣」從「時間」>「結果」的方向看起來正相反，不過我們認為只是表面的抵觸。囿於論旨及篇幅，本文不擬作深入討論，暫且就以 Carey (1995) 的研究為例，簡短說明本文的立場。Carey (1995:83-84) 指出，“The semantic shift from resultativity → perfect can be reframed as a gradual widening of the notion of result ...”。換句話說，在她的歷史重構裡，「既成」是從「廣義的結果」這個角度切入的。本文則是根據 Comrie (1976)，從時間位置的角度切入。既然切入角度有別，術語的內涵也自然有所出入，這是我們認為實質上不存在矛盾的主要理由。

時間聯繫的顯著性。據此推想，在時間演變到因果的進程中，因果顯著性較高的用例持續增多，將導致「矣」略過時間參照，直接註記因果關係。

因果事理有不同的類型。「現實因果」的下一步可能是「推論因果」，即「矣」從註記「實存原因所導致之實存結果」，延伸到「由實存現象推論之結果」，包括道理上的推演及未來事況的推測：<sup>15</sup>

- (31) 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左傳·文公十二年）
- (32)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襄公三十一年）

例(31)「將遁矣」是根據秦國使者「目動而言肆」的表現，推測秦國軍隊打算連夜脫逃。例(32)「滕君將死矣」是根據滕成公會葬時失態的行為，推測他將不久於人世。同例「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是子服惠伯進一步澄清他推論的依據。「兆於死所矣」意思是「已在死亡的場合顯現出徵兆了」。這跟「將死矣」預言內容相同，表達方式有別：「將死矣」是對於未來事況的預測，「兆於死所矣」是基於實存現象所作的道理上的推演。

用「矣」註記道理的推演，用例不如預測的多，但仍很常見。例(33)「舉趾高」是楚國莫敖領兵出征時的行為表現，「心不固矣」是送行的鬬伯比作出的推論。同時「預測事況」和「推演道理」未必都能清楚切割。例(34)鄧曼根據楚王「心蕩」揣測「王祿盡矣」，既可說是道理推演，也可說是一種預測。

- (33) 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左傳·桓公十三年）
- (34)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莊公四年）

這裡不妨再通過「也」來對照「矣」的功能。例(34)「盈而蕩」指「滿盈則動蕩」，「盈而蕩，天之道也」用「也」收句，表示這是通則性的看法；鄧曼以通則性的看法支撐她的推論，用以強化推論的可信度。例(31)推論「將遁矣」是以「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為依據，「懼我也」是通則性的判斷。與駢把秦國

<sup>15</sup> Aksu-Koç & Slobin (1986) 指出，土耳其語註記「推測」(inference) 或「傳聞」(hearsay) 的動詞詞綴“-miş”來源於「既成」標記。這和「矣」的發展有相似之處。

使者無意間流露的表情當作是懼怕的徵兆，故而用「也」收句；他據此推測秦軍即將落跑，因此用「矣」收句。

從事理順序來說，推論依據先於推論，而「矣」所註記的推論用例，卻往往是先提出推論，再補上依據。這種陳述次第反映發言的實況。試看例(35)：周內史過聽說虢公向神求賜土田，於是推論道「虢必亡矣」，發言的時候他先說出這番推論，然後才補出依據「虐而聽於神」。<sup>16</sup> 同樣地，例(36)「子產其將知政矣」是推論，「讓不失禮」是補出的依據。<sup>17</sup>

(35) 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36)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襄公二十六年）

此一語用習慣有可能使得「矣」所註記的「推論」從原本「實存依據和推論並重」（因果並重），轉變為「推論重於實存依據」（偏重結果），並進而誘發假設條件之下的推論也由「矣」註記。以下例(37)-(39)「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這三個假設句都由「矣」收句。

(37)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38) 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文公七年）

(39) 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宣公十二年）

按照假設條件進行推論，缺乏實存的依據，因而假設範圍有必要在句中先行註明。這種複句不容許逆序的排列，假設分句也絕不能省略。

<sup>16</sup> 同一段前後文還有史豎說的話：「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其中「虢其亡乎」是揣度，後面提出揣度的依據。可見這種措辭的方式不僅只用於「矣」註記的推論句。

<sup>17</sup> 楊伯峻、何樂士(1992:852)對這個用例有不同的分析。詳見第9節說明。

## 5. 「感知與評價」用例分析

第 2 節例 (5)-(6) 「足矣」、「信美矣」顯示，「矣」有時候是註記發自言說者內在認知的評斷或評價。再看例 (40)-(41)：

- (40) 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左傳·昭公十年）
- (41)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昭公二十六年）

例 (40) 子皮以「欲敗度，縱敗禮」來評斷自己的行為失當，他認為這句話正說中了自己的情況。我們知道書經裡這句話絕不是針對子皮而發，子皮說「我之謂矣」無寧表達一種自覺或自省的態度。例 (41) 「我不能矣」是齊景公聽了晏子關於「以禮治國」的話之後所說，表示他過去並沒有能體悟「禮」對於保有國家的意義。這些都涉及言說者內在認知的變化。本文一開始提到「是皆然矣」這個句子用「矣」收句，傳達子木對聲子「楚材晉用」之說的高度認同，同樣是註記言說者認知變化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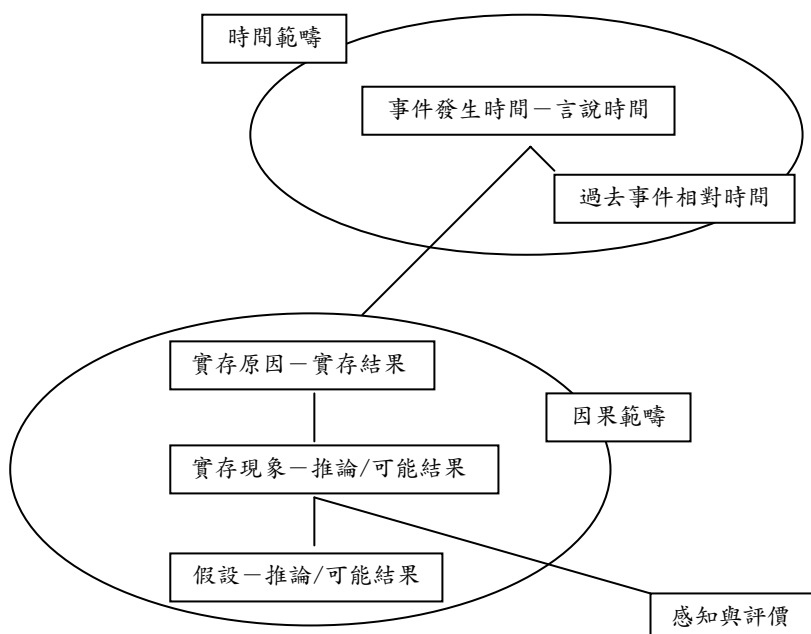
還有一種「矣」，表達言說者對人事物的主觀評價。例 (42)-(43) 「楚公子美矣」、「小旻之卒章善矣」都是評價之辭，謂語「美」、「善」都指涉「屬性」，並沒有時間上的參照，也無所謂變化或結果。評價依據是言說者的知覺感受。

- (42)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左傳·昭公元年）
- (43)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同上）

例 (40)-(43) 之類的用例可以視為「推論」的進一步延伸。簡言之，「矣」從註記「實存現象的結果」到「實存現象的推論」，再到「假設情況的推論」，推論基礎由實轉虛。雖然假設之於「現實世界」為「虛」，但卻是「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 的真實。同樣的道理，知覺感受不存於現實世界，但對於言說者的內在世界而言，無疑是真實，因此由「矣」註記。

## 6. 「矣」功能分化的假設

本文歸納出時間、因果、感知與評價三種「矣」，設想它們的引申淵源，即如〈圖 1〉所示。圖中兩個橢圓形分別代表「時間」、「因果」範疇。「矣」的引申起點是註記「現在狀態之於過去事件的關聯性」，它所涵攝的時間概念，很接近 Comrie 提到的塞爾特語以「相對時間位置」表達的既成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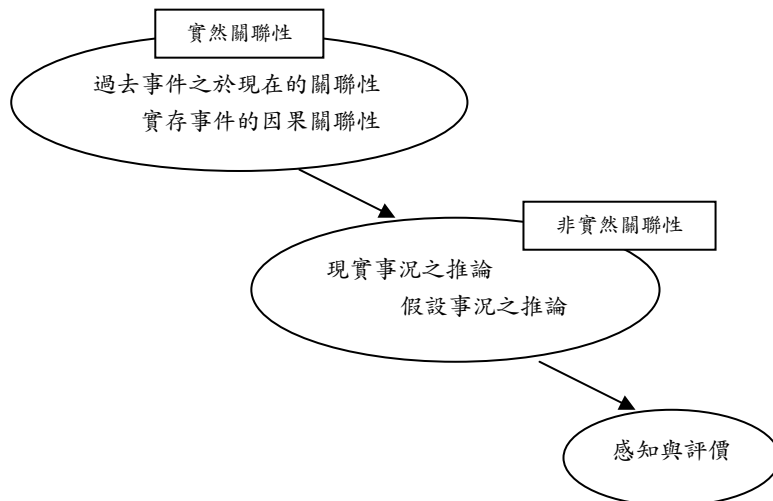


〈圖 1〉：先秦「矣」功能分化路徑

從起點開始分化，其中的一條路徑沿著「時間的關聯性」發展，成為「過去既成」標記，經常用於註記過去事件的時間前後關係。另一條沿著「因果」線索演變：「矣」註記的事件相對於前行事件，往往也是「結果」，因此時間標記「矣」大多兼有「結果」的暗示，使得「矣」延伸為因果標記。

在因果範疇，「矣」從註記結果延伸到推論，這時候參照時間也順勢延伸至未來。先是實存現象的推論，再是假設情況的推論，推論依據由實轉虛，關鍵在推論成分的顯著性提高。根據《左傳》用言方式，「先推論後舉證」的語用習慣應是提高推論顯著性很重要的條件。

以上圖示是以語義範疇為基底所呈現的樣貌。它可以清楚展現「時間」、「結果」、「推論」幾種概念的淵源，然而不利於彰顯「感知與評價」的由來。〈圖 2〉改以虛實對立為主軸，說明「矣」的功能分化也正是虛化。



〈圖 2〉：先秦「矣」的虛化

簡言之，「矣」最初註記現實世界的「實然關聯性」。爾後延伸註記實存事況及假設情況之「推論」，屬於可能世界的「非實然關聯性」。「矣」從「實然」跨入「非實然」，意味它對於現實參照的依賴減低了，傳達言說者主觀信念的作用相對加重。我們認為「矣」沿著因果軸線擴大功能範圍的可能性很高。它的功能跨越實然與非實然，是出於因果聯繫的「虛化」。

本文解析「矣」的功能，不拘泥於「既成」、「變化」概念，這和某些研究是很大的不同。例如蒲立本 (Pulleyblank 1994:322-323) 就扣緊住這兩個概念來分說以下四個用例：

- (44)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孟子·梁惠王上)
- (45)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離婁下)

- (46)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梁惠王上)
- (47)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同上)

原引句由底線標示，為利於說明，這裡將必要的前後文也一併增補。蒲立本認為，例(44)中「矣」表示「既成」，<sup>18</sup> 例(45)中表示「言說者內心認定的新情況」，<sup>19</sup> 例(46)中表示「國家將進入的狀態」，<sup>20</sup> 例(47)中表示「雨水帶來的突然改變」。<sup>21</sup>

在我們看來，例(44)「不為不多」是對上位者擁有財富多寡的估量，「矣」表示「評斷」。例(45)「此亦妄人也已矣」是君子自省之後的推論。例(46)「國危矣」預測未來結果，也是推論。例(47)「苗勃然興之矣」跟前後文其他「矣」字句彼此呼應：「苗勃然興之矣」、「苗槁矣」表示現實結果，呼應後續表示推論結果的「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sup>22</sup> 若採取「變化」的解釋，將不利於體察這一段文脈中「現實」和「可能」之間的聯想關係。

## 7. 「矣」功能發展的闡釋

本文對「矣」功能分化的解析是基於三種引申機制，一是「時間到因果」的映射關係，二是「實然到非實然因果」的隱喻聯想，第三是「主觀化」。時間到因果的引申機制已經被普遍接受，這裡不再贅述。<sup>23</sup>

從實然因果到非實然因果的隱喻，我們要引用 Sweetser (1990) 對英語以及印歐語的分析作為支持。Sweetser 指出，從“sociophysical world”到“epistemic world”

<sup>18</sup> 原文中直接用“PERFECT”表示「矣」的功能。

<sup>19</sup> 原文是“The new situation is in the mind of the speaker”。

<sup>20</sup> 原文是“i.e. the country will have reached the state of being in danger”。

<sup>21</sup> 原文是“more literally ‘will have strung’, vividly expressing the suddenn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rain”。

<sup>22</sup> 引文「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以實存的景象作譬喻，推引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的道理——「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好比「七八月之間旱」，「有不嗜殺人者」就有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是人民引領企盼的。

<sup>23</sup> 這種引申機制在先秦到南北朝一段期間也曾為動補結構的發展帶來重大影響。詳情請參見劉承慧(2002)。



的語義映射，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感知動詞 (sense-perception verb) 會從行為動詞 (action verb) 演變出來，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情態動詞 (modal verb) 兼具「義務」(deontic)、「認知」(epistemic) 兩層意思。Sweetser 所說 “sociophysical world” 大約相當於「現實世界」，“epistemic world” 約相當於「可能世界」。「矣」從註記實然因果延伸註記非實然因果，即是以現實世界裡的因果認知，理解可能世界的因果事理。「矣」的發展路徑正與 Sweetser 指出的英語感知動詞以及情態動詞相仿。

在此同時，從實然因果到非實然因果的引申，也可以由 Traugott (1989) 所說「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 來詮釋。Traugott 認為語法成分演變的趨勢之一是「越來越倚重言說者對命題的主觀信念或態度」。<sup>24</sup> 非實然因果的主觀性高於實然因果，「矣」從實然跨入非實然，也可能是受到主觀化趨勢的影響。

至於「矣」表示感知與評價，則是主觀化的產物。「矣」的功能意義，有以實存現象為依據的，有以設想中的因果事理為依據的，還有些全憑言說者內在的知覺感受。以「主觀化」來說，這些功能意義自有發展先後之分，感知與評價是主觀化的極致。<sup>25</sup>

總之，「既成」、「因果/推論」、「感知與評價」表面上無甚相干，而統攝於同一個功能標記「矣」之下，箇中緣由是可以合理解釋的。

## 8. 「矣」的後續演變

當「矣」發展為感知與評價標記時，已達虛化高點。《左傳》不乏註記感知與評價之例，說明演變的歷程已經進入最後階段。此後的發展，就讓我們以成書年代晚於《左傳》的其他先秦文獻之例略作比較：

- (48)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 (49) 故桓公問管仲：「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外儲說右上）
- (50)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莊子·養生主）

<sup>24</sup> 原文說法是 “...Meanings tend to become increasingly based in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belief state/attitude toward the proposition”，請參見 Traugott (1989:35)。

<sup>25</sup> 關於「主觀化」可進一步參見 Traugott and Dasher (2005)。

- (51) 魯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德充符）

例(48)「子往矣」是祈使謂語。例(49)「最患社鼠矣」、例(50)「進乎技矣」都表示言說者的肯定態度。例(51)「何及矣」事實上是「不及矣」，就是「爲時晚矣」的意思，表示仲尼對叔山无趾的不以爲然。這些「矣」字句的表達作用多少都超出了第3-5節討論的規約功能。它們是表示感知的「矣」字句在使用中基於前後成分搭配以及其他語境條件而形成的表達作用。先秦直述句因爲前後文和語境條件而發生語義延伸是常見的現象，我們似乎不宜就此斷言「矣」衍生出註記「祈使」、「確認」、「反詰」等規約功能。

不過，戰國晚期文獻中的「矣」字句，相較於《左傳》，歧出於規約功能之外的用例有增高比重的趨勢，這似乎意味著規約功能的約束力降低，「矣」進入另一個演變的過渡階段。

感知語氣本身沒有可資辨識的內容，欠缺穩定性，這應該是導致「矣」走上衰微的原因。西漢前後「矣」略顯出跟「也」混用的跡象。例(52)-(53)「武王是也」、「文王是也」、「一也」、「二也」等是早先形式。例(54)-(56)「豫讓、公孫弘是矣」、「不義一矣」、「罪三矣」之類是後起形式，「矣」相當於「也」。<sup>26</sup>

- (52)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孟子·梁惠王下）
- (53)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左傳·昭公十三年）
- (54)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弘是矣。（呂氏春秋·不侵）
- (55) 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史記·趙世家）
- (56) 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

<sup>26</sup> 戰國晚期西漢時人對「矣」的認識跟戰國早期差距如何，我們沒有可靠的測量方法，不過很可能是「矣」極度虛化，導致「也」、「矣」分際變得模糊。

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  
（范睢蔡澤列傳）

當「矣」發展到和「也」混用的階段，就轉趨沒落了。我們隨機比較了先秦文獻和中古大藏經文獻裡「矣」，結果如下：<sup>27</sup>

〈表 1〉：先秦與中古文獻「矣」的比較

先 秦			中 古		
書 名	總字數	次數	書 名	總字數	次數
左傳	250940	831	雜譬喻經/東漢	54471	3
論語	21586	181	中本起經/東漢	76066	17
孟子	44868	252	六度集經/吳	128766	344
荀子	91555	544	佛說德光太子經/西晉	59363	0
韓非子	128183	538	阿育王傳/西晉	49855	0
呂氏春秋	122868	894	百喻經/蕭齊	21012	1
戰國策	155348	890	佛本行集經/隋	439044	3

上表左半部列舉了先秦時期七部文獻的總字數及「矣」的使用次數，右半部對照東漢到南北朝、隋代七部文獻的總字數及「矣」的使用次數。從表中的數字可知，「矣」在先秦原典的見頻遠高於東漢到隋代之間的翻譯佛經。這說明中古口語「矣」可能式微了。「矣」在吳康僧會翻譯的《六度集經》使用狀況迥異於絕大多數中古譯經，若非是「矣」仍在吳地口語通行，那就是「矣」依然保留在吳地文獻，成為「文言」風格的表徵。

試比較同時期同地域支謙所譯九部佛經。每部譯經總字數及「矣」使用次數如〈表 2〉所示：

<sup>27</sup> 〈表 1〉、〈表 2〉以及《齊民要術》、《世說新語》（含劉孝標注）的統計數字，均由「古漢語語料庫」線上自動統計取得。

〈表 2〉：吳支謙譯經中的「矣」

菩薩本緣經	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	佛說義足經
27174/0	16412/16	21459/0
撰集百緣經	大明了經	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 樓佛檀過度人道經
81107/0	49862/102	29116/0
佛說慧印三昧經	佛說四願經	佛說字經抄
10806/0	2252/1	9928/4

其中《大明了經》每萬字約出現 20 次的「矣」，最接近《六度集經》每萬字約 27 次。《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每萬字約出現 10 次，其他的七部譯經比例遠低於此。「矣」在吳地譯經中普遍性不如先秦，使用情況也很不穩定。它在中古口語的地位值得懷疑。

中古《世說新語》（含劉孝標注）總共 199602 字，「矣」出現 165 次，《齊民要術》總共 115471 字，「矣」出現 112 次。「矣」在這兩部書的表現介於譯經與前代文獻，但使用狀況和前代文獻已有很大的差距。〈表 1〉七部先秦典籍，《論語》見頻最高，每萬字約出現 84 次，《韓非子》最低，每萬字約有 42 次。《齊民要術》每萬字約有 10 次，《世說新語》（含劉孝標注）每萬字約 8 次。一般認為中古文士作品受到前代書面語的影響，不完全反映中古口語；若從「矣」的表現來說，這些作品受到同時期口語的影響，「矣」也不再像先秦那樣活躍。

## 9. 餘論

本文開頭整理了楊伯峻、何樂士對「矣」的分析，其中六項可歸入第 3-5 節提出的三種功能，第 3 項和第 8 項需要再討論。第 3 節例 (21) 的「矣」，我們認為主要功能是註記相對時間，楊伯峻、何樂士 (1992:850-851) 則認為是「表示情況在預料之中」。他們 (1992:851) 另外舉出《孟子·公孫丑上》「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認為是「表示情況在預料之外」，而我們認為其中「矣」的作用仍是註記相對時間。<sup>28</sup> 至於「矣」字句表示的情況在意料之中或之外，取決於前

<sup>28</sup> 又歸有光〈項脊軒志〉「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楊伯峻、何樂士認為其中「矣」是「表示先不如此而後來如此」，我們認為仍是典型的已然之例。這個句子超出先秦文本範圍，因此不列入正文討論。

後成分的搭配以及所在的語境。

(21)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第 8 項「表示停頓並引出下文」是不是得宜，也有商榷餘地。楊、何舉出的同類用例也包括本文第 4 節所舉例 (36)：

(36)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我們認為這是「先推論後舉證」的用例，「子產其將知政」是推論，「讓不失禮」是推論依據。楊伯峻、何樂士 (1992:852) 認為「矣」造成停頓，引起對後續陳述的注意。這類用例他們 (1992:851-852) 共舉出四個，其餘三例轉引如下：

(57)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詩經·周南·漢廣)

(58)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詩經·大雅·卷阿)

(59) 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傳·昭公四年)

例 (57)-(59) 是歌謠，抒情意味濃重，然而這並不妨礙「矣」行使它的常態功能職務。例 (57)「廣矣」、「永矣」的「矣」註記「感知與評價」，例 (58)「鳳凰鳴矣」、「梧桐生矣」的「矣」註記「既成」。

例 (59) 也是「先推論後舉證」之例，只是句子結構比例 (36) 複雜。「吾不患楚矣」是從「汰而復諫」作出的道理推演，「不過十年」是依據「汰而復諫」推論的未來事況。換句話說，「汰而復諫」之於前後成分都是推論的依據。這種句子在《左傳》並不少見。

以上四個用例，「矣」的功能性質顯然有別，把它們一齊歸入「表示停頓並引出下文」之列是否恰當，還有待斟酌。

本文解析先秦句末助詞「矣」，歸納出三種主要功能，並梳理出它們的引申脈絡。某些過去認為難以捉摸的用例，可以從本文得到較確切的理解。不過囿於本文論旨及篇幅，還有些問題並沒有在文中提出。首先，分辨「也」、「矣」功能是釐析先秦語氣系統的基本問題。本文勾畫出「矣」的功能及引申路徑，對日後兩個句末助詞的比較研究，應當有所助益。

其次，隨著「矣」的功能分化，句末成分「已」也逐步在發展。戰國有許多句末的「已」跟「而已」的「已」淵源很深，仍為謂語中心語。但也有些不再是

表述單位了，例如：

- (60) 見舞詔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末尾一句「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由「已」收句，這究竟跟《左傳·成公十八年》「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用「矣」收句有什麼差異？為什麼捨棄常用的「矣」而採用後起形式「已」？這或許跟「矣」走向衰落有關。

再者，中古「矣」式微之後，留下的功能由哪些成分繼承，我們目前並不是很清楚。本文提出的功能解析，可以作為相關詞彙替代研究的起點。此外，一般認為近代及現代句末助詞「了」跟先秦的「矣」有某種對應關係，或許也可以在本文的基礎上繼續討論。

## 引用文獻

- Aksu-Koç, Ayhan, and Dan Slobin. 1986. A psychological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evidentials in Turkish.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ed. by Wallace Chafe and Johanna Nichols, 159-167. Norwood: Ablex.
- Carey, Kathleen. 1995. Subjectif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perfect.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ed. by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129-1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vón, Talmy. 1984. *Syntax: A Functional-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Vol. 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John. 1995.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lleyblank, Edwin G. 1994. Aspects of aspect in classical Chinese. *Paper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re-Qin Chinese Grammar*, ed. by Robert H. Gassmann and Leshi He, 313-363. Changsha: Yuelu Press.
- Sweetser, Ev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1:33-55.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Richard Dasher. 2005.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呂叔湘. 1956. 《中國文法要略》。上海：商務印書館。
- 邢福義. 2001. 《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馬建忠. 1974[1898]. 《馬氏文通》。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楊伯峻. 1981. 《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
- 楊伯峻, 何樂士. 1992. 《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北京：語文出版社。
- 蒲立本. 1995. 〈古漢語體態的各方面〉, 《古漢語研究》1995.2:1-13。
- 劉承慧. 1999. 〈先秦漢語的結構機制〉, 殷允美、楊懿麗、詹惠珍編《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 5 輯：語言中的互動, 565-591。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劉承慧. 2002. 《漢語動補結構歷史發展》。台北：翰蘆。

[Received 4 September 2006; revised 28 June 2007; accepted 29 June 2007]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  
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chhliu@mx.nthu.edu.tw

## The Functions of 矣 *yi* and its Semantic Extensions in Pre-Qin Chinese

Cheng-hui Li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矣 *yi* is 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of declarative sentences in pre-Qin Chinese;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s, however, are still a matter of debate. Traditional grammarians tend to treat it as a marker of mood,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Pulleyblank (1994) insists that it is simply a marker of perfect aspe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yi* is possessed of both functions, resulting from semantic extensions in which the mechanisms of “metaphor of semantic structure” proposed by Sweetser (1990) and “subjectification” proposed by Traugott (1989) are involved. Lyons (1995) claims that tense, aspect, mood, and modality share the property of “subjectivity of utterance”; *yi* in pre-Qin Chinese supports this claim.

Key words: sentence-final particle 矣 *yi*, aspect, mood, subjectivity, pre-Qin Chinese